

# 爱的棉被

□沈红

小表妹倩儿结婚大喜之日选定后，母亲让我带着她和大舅妈一起去老街弹花店里去订一床新棉被。我嘟哝道：“现在床上用品店里被子多了去了，还兴弹棉被啊？”母亲瞪了我一眼说：“商店里那些被子花里胡哨的，看着漂亮，盖着轻飘飘的，哪有自己弹的棉被实用啊。”年少时，我曾数次跟着母亲去过老街转角那间简陋且四下透着风的弹花店。弹棉花的是夫妻俩，男的人称老宋，个子不高，长得很壮实；女的叫国芬，圆脸短发，穿着朴素，干活却相当麻利，属于手脚勤快之人。那时，每每经过他们的弹花店，我都忍不住驻足、观望，看老宋和国芬仔细地分拣皮棉、籽棉，弹打棉絮、揉压棉絮……如果有结婚人家来定制喜被，老宋则会用红棉线摆成双喜字样。

我们姚东地区有个习俗，女孩出嫁的棉被嫁妆都需要新棉来弹。每次村里有了新嫁娘，我们一群小女孩总会跑到人家家里，摸摸那亮丽滑顺的绸缎被面，数数新娘嫁过来的被子。条件好的，嫁个6床8床，条件差的，嫁个2床4床。母亲很有心，待我和妹妹过了16岁后，每年她都在自家的门前屋后、自留地里种上棉花。采摘收进后，齐刷刷地堆在阁楼上，待出嫁前择日弹新被。

我婚嫁时的棉被就是老宋弹的。那时的老宋已是老街出了名的弹棉花师傅，他弹的棉被厚薄均匀，四角平整，质量过硬，很快在四乡八里传开了，找上门来的生意也就越来越多。谁家要弹新被子，或是家里有婚事，第一个想到的就是他。母亲让老宋帮我弹了6床棉被，寓意六六顺，薄的三四斤左右，厚的有八斤，有一条甚至十斤左右，一人合抱有点沉。我抱怨母亲将棉被弹得太厚了。母亲却说，厚点的棉被要备着的，如若碰到三九严寒冰冻天的话，就会派上大用场了。然而让母亲没想到的是，随着取暖用品的不断开发，我们所盖的被子越来越薄。时至今日，儿子都快结婚成家了，那一条厚被还稳稳实地驻扎在原地没用上过。

驱车带着母亲和舅妈来到老街，“老宋弹花店”招牌很是醒目，老远路就看到了，唯一不同的是店面按照小城镇建设要求翻新成古典色，颇有点文化气息。多年的老主顾相见，自是亲切，就东家长西家短地聊了起来。

常年的辛苦劳作，老宋夫妻俩苍老了不少。国芬姐说，两个女儿时常打来电话叫他们不要再弹棉花了，想把他们接过去，享受晚年生活，但老头子却说舍不得丢下这门手艺。

“宋师傅，我女儿11月份出嫁，向您预订一床被子。”

“宋师傅，12月份我儿子结婚，喜被就靠你啦！”

说话间，老宋陆续接到好几单婚嫁喜被的订单，接连不断的订单让他喜出望外。老宋笑着告诉我们：“每年的夏天是淡季，等到起秋风、吹北风的时候，就会比较忙，现在弹棉花一般都是家用和结婚用为主，这里很多人家，两代人的被子都是我弹的。”

闲聊中，也有人提着旧棉被来找老宋翻新。尽管旧絮没有新棉暖和，但再次加工后，硬邦邦的旧棉被也会变得柔软蓬松。对于不少60后、

70后乃至更年长的人们而言，在严冬来临之际，盖上一床蓬松厚实的棉花被，仍是一种传统的习惯，比如我的母亲辈。她们那一代人，对弹棉花还是有情结的，每隔几年总会从家里找出那些搁置了许久的老棉被，回老街找老宋弹翻新。

近年来，淘宝上羽绒被、蚕丝被、大豆被等床上用品的销量喜人，对于很多年轻人来说，传统的棉絮已经很难满足他们的需求，但也有人迷恋手工制作棉被的细腻柔软、温暖贴肤。诚如我的侄女，去东北读大学时，弟媳担心那边气候寒冷不适应，特意去专柜买了轻便保暖的羽绒被，奈何小姑娘就是不喜欢，说是有味不舒服，遂打电话给我母亲，让母亲给她弹上一条，说盖着老家的棉被既有棉花的馨香，又有家的温暖，晚上睡得好。

当当的弦响、翻飞的棉屑，厚实的“老棉被”虽然新意不多，却能在寒冷的冬天给人以怀念的味道和似曾相识的情怀。我想，这份情怀应该就是爱和温暖吧！



嘴巴还能一张一合。讲到此时，正好高铁钻进了黑乎乎的隧道，车厢里的照明也有些朦胧，我背后有些凉凉的感觉，仿佛见到了那条嘴巴一张一合的鲤鱼。

我忙中止了他的话语，侃起我的家乡菜——笋干菜蒸肉，从配方、选料到蒸煮讲得头头是道，大厨听后大为赞赏，说是学了一招。我俩越聊越亲热，似乎都找到了一位意气相投的朋友，真是相见恨晚。到了分别的时候，各自整理好行李，互相点头道声“再见”就各奔东西。事后，我倒有些后悔，忘了问他姓名要他地址。但随后就释然了，只是途中偶然相遇，我们不必知道对方的底细，用不着互通姓名互留地址，更不用相互牵挂，只要轻轻松松，为彼此的旅行增添一点亮色就行了。

为了一个不经意的话题，我还和邻座在言语上“干了一仗”。那次，我坐在大巴的最后一排，长条座椅挤了五个人。邻座的一位中年妇女是个小老板，正同我和她另一旁的大学生聊“考公务员”的话题，说她的准女婿大学毕业，在她的“旨意”下，考了三次才考上公务员。第三次考试时，她在家里又是烧香又是办酒席，求菩萨保佑求祖宗帮忙，折腾了一天总算“显灵”了。

“现在我女婿‘笃笃定定’，否则要被我这个丈母娘瞧不起的。”这位中年妇女洋洋得意，越说越来劲，俨然像个现代社会的“成功女性”。我听着听着就忍不住了，插话道：“行行出状元，不一定非要走考公务员这条路。”她听后立马反驳。就这样我俩唇枪舌剑，各不相让，搞得那个大学生倒为难了，一会儿帮我，一会儿又帮她。争着争着，不知不觉我俩言语越来越平和，最后都笑了起来。下车时，我彬彬有礼地向她告别，她也微笑着向我招招手。

好长一段时间里，我觉得很奇怪，人早过中年，我也算得上一位“成熟”的老同志，为何在此等小事上脸红脖子粗非要跟人家理论一番？后来明白了，陌路相逢，素昧平生，我们没有必要伪装掩饰自己，也没有必要提防对方，一高兴就“吵”上了，争吵后也用不着怀恨在心，更不会耿耿于怀。挥一挥衣袖，不带走一片云彩，只要舒坦惬意就行了。

有一个广告说得好：“人生就像一次旅行，不必在乎目的地，在乎的是沿途的风景以及看风景的心情！”在陌生的环境下看风景，和陌生人交谈，听各种各样的故事，感悟不一样的人间烟火，带来的是无可比拟的“轻松一刻”，何乐而不为呢？

## 旅途中的轻松一刻

□周波

我喜欢在旅途中和陌生人交流闲聊，去感受旅途中的轻松一刻。

出门旅游、回家探亲、公事出差，我更喜欢选择高速大巴或高铁动车，周围都是陌生的人群，夹带着五湖四海的方言。每当此时，我就和邻座聊起一些轻松的话题，邻座也许是个走南闯北的行者，也许是个风华正茂的大学生，也许是个小老板或普通的打工仔……

有一次，我的邻座是位“鲁菜”大厨，称得上是半个美食家。谈起美食既形象又生动，还带有点恐怖。他告诉我：鲁菜有一道美食叫“活杀鲤鱼”，整道菜讲究一个“快”，一条鲤鱼从活杀到搬上酒席要用最短的时间，客人在品尝鲜美鱼肉的时候，也许鱼的